

人民日报  
名人传记系列

鲁迅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苦难大地上的一个  
中华民族苦闷的总象征，这是刘再复先生对  
分组成，第一部分是“传记”，第二部分  
“诗”，三者并行，历史感、思想性与叙事的  
的得意之作。评述部分汇集了刘再复  
这是经过一番自我反省和知识更新之后再  
许多关于鲁迅和中国文学、文化新颖的真  
岗等友人关于鲁迅的共同思索，这又是一  
芒还辐射到鲁迅之外更广泛的人文科学领

# 鲁迅传



刘再复◎著



鲁迅是本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，  
它是一个精彩而独特的存在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人民日报  
名人传记系列

# 鲁迅传

刘再复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传 / 刘再复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 
2009

ISBN 978 - 7 - 5115 - 0017 - 5

I. ①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鲁迅(1881 ~ 1936) -  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3015 号

书 名: 鲁迅传

---

作 者: 刘再复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银 河 陈志明

封面设计: 博凯设计  
13910295729

---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65369521 65369533

网 址: [www.peopledailypress.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24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5 - 0017 - 5

定 价: 48.00 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编 传 记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家道中衰 .....      | 3   |
| 第二章  | 异地的追寻 .....     | 20  |
| 第三章  | 在大海彼岸 .....     | 34  |
| 第四章  | 痛苦的转折 .....     | 49  |
| 第五章  | 初 婚 .....       | 58  |
| 第六章  | 为了祖国的《新生》 ..... | 65  |
| 第七章  | 辛亥前后 .....      | 80  |
| 第八章  | 在寂寞中挣扎的岁月 ..... | 94  |
| 第九章  | 爱 情 .....       | 105 |
| 第十章  | 窃火者 .....       | 117 |
| 第十一章 | 点点滴滴 .....      | 134 |
| 第十二章 | 在火焰般的旗帜下 .....  | 152 |
| 第十三章 | 刀丛里的抗议 .....    | 166 |
| 第十四章 | 愤怒与向往 .....     | 180 |

## 第二编 评 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光辉坐标 ..... | 197 |
| 鲁迅与胡适比较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李泽厚的对话 .....        | 201 |
| 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林岗共论鲁迅 .....        | 207 |
| 论性格真实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鲁迅美学思想论稿》节选 .....   | 233 |
| 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 .....    | 262 |
| 鲁迅与中外文化 .....          | 290 |
| “吃人”筵席的发现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林岗共论鲁迅 .....        | 305 |
| 寻求解脱的代价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与林岗共论鲁迅 .....        | 319 |



| 第一编

传记



## 第一章 家道中衰

公元1881年9月25日，秋色已浓浓地染遍了苍茫的大地。

一个婴儿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宅诞生了。刚刚出世的孩子，在母亲的暖怀中挣扎，扭动，哇哇地哭了。和踏进人间大门的所有婴儿一样，他的第一声啼哭，带着天然的野气，并不是一首诗。然而，正是这个倔强的生命，后来在风沙扑面的荆天棘地中勇敢地前行，以不屈不挠的追求、探索、创造和搏斗，写出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诗篇，建造了东方思想文化的伟大金字塔。他，就是鲁迅。

鲁迅，是这哇哇坠地的新生命三十八年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所用的笔名。这个笔名，一是寄托着对于仁厚而善良的母亲鲁瑞的爱；二是蕴涵着“愚鲁之人应当赶快做”的严格自勉；三是中国古代周鲁原是一家。而当初，这个婴儿的名字是由家庭的主人、祖父周福清取定的。周福清此时正在京城做官，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，正好有姓张的高官来访，于是便给这婴儿取乳名为阿张，学名樟寿，字豫山。后来因为豫山与“雨伞”字音相近，不太好听，又改为豫才。1898年，鲁迅到南京求学时，又改名为周树人。



1881年，对于清朝政府来说，那已经是一个黄昏气息很浓的年月了。在中国大地上，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。耸立于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殿，已经无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。席卷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革命，刚刚过去十七年，其战马腾起的烟尘尚未散尽，而新的社会大变革的风涛，又从远处浩浩呼啸而来。主宰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专制统治，离开它最后走进历史坟墓的日子，只剩下了三十个年头。

鲁迅的家庭，是隶属于这个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，这个阶级到了这样的历史时节，已经日薄西山了。但是，它依然掌握着文化，并用这种文化作为乳汁，培育了从本阶级母腹中分娩出来的两种人，一种是遵循这个阶级的意志，承袭和发展这个阶级的土地、财产和权力的忠孝之子；另一种则是勇猛地撕碎这个阶级的甜蜜梦境的叛逆者，其中有的甚至是伟大的叛逆者。这种叛逆者，在社会大变革的暴风骤雨中，从本阶级的肌体内裂变出来，并在这个大时代里洗净了自己身上的尘埃，进而转向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大众，和他们一道向自己出身的阶级开火。由于对本阶级十分熟识，这种叛逆者的反戈一击，往往给旧社会的统治者带来致命的创伤，大大地加速它的溃灭。而他们自己则在这种正义的反叛中，成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驰骋冲刺的战士，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鲁迅就是这样的最伟大的叛逆者。

鲁迅诞生的时候，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。

周家原籍湖南道州，迁居绍兴，到鲁迅这一辈，已是第十四代了。他们的先祖，原是种地的农民，到了后来，不断发家，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。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宗祠下分成好些“房”如“覆盆房”、“清道房”、“竹圆房”等等。鲁迅一家属于“覆盆房”

的一个分支。“覆盆房”全盛时期占地三千多亩，还有七八座当铺。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太平天国的革命军踏进绍兴之后，才打破了这个家族的显赫局面。良田大量减少了，当铺大部分关闭了。然而，全盛时期的结束，并没有摧毁鲁迅家庭的安康世界。鲁迅出生时，他家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，而他的祖父这时又正在京城做官。既有地租和店面的收入，又有朝廷的俸禄，是一个足衣足食的“仕宦之家”。

这个仕宦之家的台柱周福清，字介孚，进士出身，经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后来又改放江西金溪县知事，在任期间，因与知府不和，终于被参劾。这之后，不得不卖了田产，进京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。

周福清为人倔强，他身体魁梧，才高气盛，往往目空一切。他在江西金溪任县知事时，有一次和顶头上司抚州知府顶撞起来，知府下不了台，忙抬出“王牌”来说：

“这是皇上家的事情，别争了。”

知府以为这么一压，周福清该要收敛了，没想到他竟粗声粗气地继续顶撞说：“皇上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叫作皇上？”

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“欺君”犯上行径，知府立即厉声申斥道：“大不敬！”

知府又气又恼，他知道眼前这个高傲的下属还要口出狂言，连忙下了逐客令。

周福清常常毫无顾忌地骂人，从“呆皇帝”、“昏太后”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子孙。他常常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，不留情面地挖苦，有时还自己编了骂人的笑话，使人感到他实在过于峻急和冷酷。他在家中也很粗暴，对家里的人常常无端训斥。

他的前妻孙夫人很早就去世了，他的后妻蒋夫人是个聪明、幽

默和善良的乡村女子，鲁迅最初知道《白蛇传》这样一些迷人的故事，就是这位继祖母注入他的心灵的。周福清做了内阁中书之后，在京城纳了妾，把蒋夫人遗弃在家，还常常欺侮和咒骂她，这使蒋夫人常常感到愤懑和不平。

对于儿孙一辈，周福清也往往过于冷漠严峻。鲁迅的曾祖母去世那一年，他丁忧回籍，到家还不满半个月，就把一家人闹得坐立不安。一天凌晨，他起床了，院里还是静悄悄的。他突然想到鲁迅的父亲抽大烟而起不来，便大发雷霆，并迁怒于一切人，连无辜的小孩也不放过，那时鲁迅的二弟睡在继祖母房里，周福清竟穿着一身素服，怒气冲冲地跑过去，拚命地捶着床，把老人和孩子都捶醒了。他转身走时，还神经质地将右手大姆指的爪甲放在嘴里，咬得戛戛响，喃喃地咒骂着：“速死豸，速死豸！”这种暴烈的专制作风，给孩子的心灵投下了郁闷的阴影。

祖父这种刚直而暴烈的气质，似乎也传给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。鲁迅诞生时，周伯宜二十二岁，比妻子鲁瑞年轻三岁。他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，但屡次参加乡试，都名落孙山。也许是在科举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败，损伤了自尊心，他终日寡于言笑，脾气很坏。他不仅像自己父亲那样粗暴，而且在粗暴中还渗入了忧郁和消沉。喝酒，抽洋烟，发脾气，常在他身上无穷尽地循环。发起脾气时，摔筷子，摔碗，令人害怕。他尽管爱发少爷脾气，但是为人却很正直，有时鲁迅和弟兄们在他面前告状，说别的孩子欺侮他们，他却毫不偏爱自己的孩子，反而问：“你先去欺侮他们吗？”孩子回答：“没有”。他又教育孩子说：“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？”他的心并没有在烟酒中完全麻醉，他爱护别人的孩子，也懂得应当给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爱，只是这种爱有时过于峻急，以至挫伤了孩子们酷爱自由的天性。

鲁迅是酷爱自由的。他的童年，也同一切袒露着屁股的孩子一样，带着一种天真与蒙昧掺杂在一起的野性，喜欢尽情地玩乐，在嬉嬉闹闹的繁忙中，发泄着幼小生命里那些过剩的精力。在他家的院落里，最闲散无事的要数他与年近八旬的曾祖母，还有他的弟弟周作人。终日无语的老闲人像一尊威严的菩萨，端端正正，从早到晚笔挺地坐在房门东首的紫檀椅上，一动也不动。鲁迅兄弟觉得有趣，偏要拿她老人家开心。哥儿俩便走到她的身旁，扑的一声假装跌倒，躺在地上，老菩萨终于心疼而不能沉默了，连忙叫唤着：“阿呀，阿宝，这地上很脏呢。”老菩萨一开口，这对恶作剧的小闲人，快活得一下子从地上蹦跳起来，跑掉了。

这对小兄弟还常在院内朝北的套房里演戏，那里放着一张小床，他们俩在床上来回徘徊，自编自演“兄弟失散”的小悲剧。他们进入了角色，仓皇地互相寻找，一个叫着“贤弟呀”，一个叫着“大哥呀”，直到叫得凄凄惨惨才停止演出。他们兄弟俩，在无忧无虑的舒适世界中玩得真是快活。然而他们谁也不会预料到，童年时代所编造的“兄弟失散”的悲剧，后来竟会成为严峻的事实，这一对儿时都聪明过人的同胞兄弟，竟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的双生子，以后走上了很不相同的人生道路。

童年的鲁迅，性格很活泼，但是很倔强，他决不能容忍别人来欺负自己。在充满稚气和天真的“战事”中，他是不甘心白白蒙受打击的。那时，“诚房”有个姓沈的亲戚带着三个小孩来到他们的院落，其中一个男孩叫作八斤，比鲁迅大三四岁，夏天常常赤身裸体，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，跳进跳出地乱戳。鲁迅对于这种挑衅本来也想立即给予回击的，但是因为父母亲早有禁令，只好作罢。鲁迅无处出气，感到憋闷得慌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画图的本领，心里便有数了。他早就喜欢画画，东昌坊口杂货店的荆川纸，

他曾买来订成小册，一张一张地画，其中有不少还是漫画呢。这回啊，该给八斤画一张了。他想了想，便画了一个人倒在地上，胸口刺着一枝箭，又题上四个字：“射死八斤”。鲁迅题完字便把画收藏起来，那时他还没有自己专门藏书的抽屉，便塞在充当戏台的小床褥垫底下。他以“善”对待生活，然而，当“恶”对他压迫与欺凌时，他必定不妥协地对“恶”进行报复。

童年的鲁迅，虽然聪明活泼，却并不文雅。他的儿时，像那些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野孩子一样，喜欢在粗犷的大自然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情感，为了这一点，他甚至不顾自己是仕宦之家的少爷，而去充当过戏场里的一个小小的鬼卒。

那时候，南方的小城镇还是很落后的，并没有专供演戏的剧场，而且每次做戏，总带有一点原始社会中祭祀性质的舞乐，都供着神位，至于大戏和目莲戏，不但要供神，还要请鬼。这种戏总是在空旷的田野里演出，而且总有一个开场戏“起殇”，这就是请鬼的仪式。从小好奇而且精力充沛的鲁迅，亲自参加过这种仪式。那是一天的薄暮时分，有十几匹马站在戏台下，戏子先扮好一个鬼王，蓝面鳞纹，手执钢叉，随后便要从观众中招募十几名孩子充当鬼卒。有一次，鲁迅踊跃应募。他和别的孩子一起跳上台去，说明志愿，让人在脸上涂了几笔彩色，拿起一柄钢叉，跟其余的鬼卒们一拥上马，直奔野外许多无主的孤坟旁边，匆匆地环绕三匝后，便下马大叫，将钢叉用力刺进坟墓，然后持叉而回，上了前台，又大叫一声，将钢叉一掷，钉在台板上。这就完成了使命，算是把种种孤魂厉鬼都请来看戏了，于是当后面的戏文演到鬼魂时，大家也可以放心了。孩子们请完了鬼便洗脸下台，可以回家了。但是倘若被父母知道，往往不免挨一顿竹板，一是打掉他们身上带着的鬼气，二是庆贺他们没有跌死。鲁迅是仕宦之家的子弟，参加这种扮鬼请

鬼的“粗野”仪式，实在是失身分的，但是，他却十分喜爱这种在朦胧中所进行的神秘而蒙昧的壮举，并且在这种壮举中领略到无穷的快乐。

鲁迅酷爱自由的天性，首先受到了他父亲的限制。不用说扮演鬼卒，就是参加家乡传统的迎神赛会，父亲也会狠狠地给他浇一盆冷水。在他七岁那一年，小姑母来接他们去东关看五猖会，鲁迅简直兴奋极了。这是全县最有名的盛会，地点是在六十多里外的东关，因为离城远，大清早就得起来。为了奔赴盛会，鲁迅也跟着大家起个大早，在准备开往赛会的大船旁边，兴高采烈地跳着笑着。可是，就在这最美好的时刻，父亲忽然出现在他背后，冷冰冰地命令说：“去拿你的书来！”

鲁迅忐忑不安地拿来了《鉴略》，父亲冷冰冰地教他一句一句读下去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，父亲又命令说，“给我读熟。背不出，就不准去看会。”父亲说完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，鲁迅继续读着，背着，强记着。“粤自盘古，生于太荒”的字句，终于像恶梦似地在他脑海里跳动、奔突，最后奇迹般地钳住了他的记忆，接着又像符咒似地从他口中默念了出来。于是父亲冷冰冰地点了点头说：“不错，去罢。”可是经过了这场恶梦的袭击，鲁迅被赛会激起的狂喜已经烟消云散，满腔的热情也已经冰凉了。

鲁迅无法理解父亲这种严酷的感情，然而正是这种严酷的爱，和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的教诲，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，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，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鲁迅刚满七岁时，周伯宜就把他送进私塾，从这时候起，鲁迅开始了从家庭和学堂这两个地方同时吸取知识的乳汁。他的第一个开蒙老师，是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。这位老人藏书很多，像绘图本

的《山海经》和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》这些印着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的书，最使鲁迅神往，他从小就表现出爱美的天性。他的父亲命令他背熟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读本《鉴略》，也是周玉田采用的教材。鲁迅后来还曾就学于另一位性情乖僻、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。到了十二岁，鲁迅才进入绍兴城内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，就学于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。在这里教书的还有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。鲁迅在这里先后读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等书。

从七八岁开始，鲁迅还按照祖父的指点，读了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。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：“初学先诵白居易诗，取其明白易晓，味淡而永。再诵陆游诗，志高词壮，且多越事。再诵苏诗，笔力雄健，辞足达意。再诵李白诗，思致清逸。如杜之艰深，韩之奇崛，不能学亦不必学也。”在祖父的影响下，鲁迅除读《诗经》外，还读了《楚辞》及陶潜、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苏轼、陆游、黄庭坚等人的诗。

由于家庭与学校这两方面的灌输，知识像清泉一样源源不绝地注入鲁迅的脑海。从五岁至十七岁之间，他已经博览了中国的许多古籍，除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读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及旁的一些儒家经典之外，他还涉猎过许多笔记和野史。那些反抗孔教的仁人志士，使他神往和钦佩，而那些关于吃人的记载，和剥皮酷刑的叙述，又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，使他感到惊讶。种种令人恐怖和战栗的故事，跟他所接触的生活太不相同了，他暂时还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的缘由。

鲁迅从小就喜欢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，他用压岁钱的积蓄买书，特别是买他心爱的画谱、画册，如《芥子园画传》、《花镜》、《毛诗品物图考》等。鲁迅最初在皇甫庄见到《毛诗品物图考》

时，真是喜爱极了。后来他积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，便视若珍宝，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，就觉得不自在，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，甚至换了好几回，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计，嘲弄地说：“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，何必换掉。”这种刻薄话使鲁迅生气，不过说实在话，这个少年书迷，爱书也爱得太出奇了。鲁迅买不起的书，就自己动手来抄，他从小就有抄书与描画的习惯，三卷《茶经》、《五木经》他都亲手抄过。《西游记》、《荡寇志》里的绣像，他描画下了一大本，鲁迅从童年时代开始，就为他以后攀越文学艺术的崇山峻岭，铺下了最初的石级。

在中国，任何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战士，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。鲁迅后来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表现出那么深刻的认识，在向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进行勇猛的冲杀中，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毅力，是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领会紧密相关的。他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的民主主义因素，砥砺了他的分辨能力，又使他看清了封建主义圣贤们在冠冕堂皇的纱幕下所隐藏的东西，因此，当他一旦掌握了先进的批判武器反戈一击的时候，便切中要害，显示出一种使黑暗势力无法招架的打击力量。

鲁迅的童年，书本曾带给他欢乐，也曾带给他痛苦，他被强制阅读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典籍，有时候实在像是一种苦刑在折磨着他。尽管这对他未来的事业具有意义，可是他还不知道。尤其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难受以至恐怖的，是《二十四孝图》这样的读物。这是一位长辈给他的书，听说书中有图，他很高兴，可是，打开一看，却叫他的心紧缩起来。书中所宣扬的竟是各式各样的愚蠢的虚伪的孝子，那故事也一个个令人扫兴和寒心，甚至是绝望。例如该书列为第一个孝顺的模范是晋代的王祥。王祥早年丧母，继母朱氏不仅对他凶狠，而且在他父亲面前挑拨离间，使父亲对他感情不



好。而他却一味孝顺，在冰坚雪寒的冬天里，继母想吃鱼，他竟脱去衣服卧在河面那铁板一样的冰上，用自己幼弱身体的体温化开冰层，去设法弄鱼！另一个使鲁迅更加厌恶的孝子的模范，是过了古稀之年还撒娇的老莱子，这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，早已老态龙钟，却穿上五色斑斓的衣服，摇着拨浪鼓，故意跌倒在父母面前，扮演婴儿的游戏，以博得父母的欢心，真令人肉麻！

而最使鲁迅感到惧怕的是“郭巨埋儿”的故事。郭巨生怕自己三岁的儿子会吃掉他母亲的粮食，竟要把亲生的孩子活埋了。幼小的鲁迅看到这种书，心里留着深刻的伤痕。他想，如果父亲学了郭巨，埋的不正是我吗？这种海孝的教科书，竟是这样的冷酷和可怕！

鲁迅只是由衷地喜爱那些能够带给他美与愉快的画谱，印着绣像的小说，这是他童年时代隐蔽的天堂的一角，而他的天堂还有更美丽、蕴藏着更大欢乐的一角，那是与他的童心和天性完全和谐的世界。

在这天堂的一角里，有给他讲着“猫是老虎的师父”、“水没金山”一类美丽的故事的继祖母。鲁迅常在这些故事里陶醉，并引出许许多多彩色缤纷的美丽的梦。

在这天堂的一角里，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媼姆长妈妈。这个发胖而敦厚的乡村劳动妇女，在夏天的夜里，躺在床上伸开两手两脚，摆成一个“大”字，把鲁迅挤到席子的角落里，没有翻身的余地，不管怎么推她，她也醒不过来。然而这个粗鲁的媼姆，却爱鲁迅，还把他最喜欢的书也记在心里。有一天，长妈妈探亲回来的时候，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。她高兴地告诉鲁迅：“哥儿，有画儿的‘三哼经’，我给你买来了。”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。他赶紧接过来，打开纸包，又打开书本，啊，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